

超人類、後人類與人的 可能異化



人類發展的現有水平激發了科學家和高科技人士進行大膽的未來學計劃。人類正在走向機器人和賽博格 (cyborg) 化的技術奇點，試圖實現數字永生，並增加新技術人類的全方位認知。

後人類主義 (Posthumanism) 的基本思想是拒絕生物學、倫理學和本體論的人類中心主義。超人類主義 (Transhumanism) 關注的是通過生物、技術和認知方面的改造來改變和提高人類的自然特徵。如果說後人類主義引發了人們對人文主義危機的關注，超人類主義則是人文主義的繼承者。後人類主義者強調我們與其他物種的重疊和與自然的相互依賴，而超人類主義者則強調基因的可變性，這使得人類可以增強自身。兩者都把我們人類的本性看作是一個跳板或中途站，意在向更廣泛的可能祖先和後代開放，但還沒有進化成為後人類與超人類的我們，既需要考慮後人類拋棄人類中心主義的科學和倫理後果，也需要反思超人類對人類這個物種向技術的延伸和加速的文化進化的強調^①。

一 兩種移民：從地球向太空移民，從現實向虛擬移民

從2021到2023年，人類從沒有像這一時期如此渴望移民。或者更準確地說，少部分頂尖人群如此渴望。我所說的移民分為兩類：向外星球的移民和向虛擬世界的移民。

(一) 向外星球移民

向外，當後人寫下太空旅行的歷史時，2021年很可能會有專門的一章。這一章可以喚作「億萬富翁之年」。

2021年7月11日，億萬富翁布蘭森 (Richard Branson) 乘坐維珍銀河公司 (Virgin Galactic) 的火箭飛船抵達太空邊緣，飛行超過85公里，體驗失重狀態4分鐘。這位七十一歲的老人成為第一個乘坐自家的宇宙飛船航行的人，比藍色起源公司 (Blue Origin) 的創始人貝佐斯 (Jeff Bezos) 早了九天。在大約二十年的承諾之後，布蘭森和貝佐斯終於將競爭性的私人飛船投入超音速飛行。另一位億萬富翁馬斯克 (Elon R. Musk) 通過他創立的航天公司——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SpaceX)，成功完成首次全平民機組人員進入太空的任務，2021年9月15日，四人太空旅行團乘坐SpaceX軌道艙進行了為期三天的地球繞軌飛行，其飛行高度超過了幾十年來人類所躍過的路程。

而這一切有可能只是一個開始。布蘭森、貝佐斯和馬斯克這三位太空億萬富翁把目光完全放在了未來。在過去數年裏，他們的願景相互碰撞，激起了大量的爭議和討論。

布蘭森搶到進入太空的頭籌，但從飛行最高點來看，貝佐斯的「新謝潑德」 (New Shepard) 飛船太空飛行高度 (107公里) 高出維珍銀河21公里；「無任何宇航員」也成為貝佐斯飛行的代名詞。兩位億萬富翁的飛行都很順利，他們穿着定制的飛行服從各自的航天器中走出來，對着鏡頭微笑。

而馬斯克的SpaceX並沒有參與亞軌道旅遊遊戲。它的火箭和航天器進入地球軌道的時間更長，也更危險。雖然馬斯克本人目前沒有宣布任何明確的計劃進入太空，但他的公司繼續證明其技術能力。它大幅擴大了基於空間的互聯網服務「星鏈」 (Starlink)，將星群擴大到包括約2,000顆衛星。2021年它的「龍」 (Dragon) 飛船還幫助宇航員往返國際空間站，並且以9月的歷史性太空旅遊在億萬富翁的太空旅遊競賽中名列前茅。它所達到的飛行高度和時間，都超越貝佐斯和布蘭森。

在馬斯克的太空旅行團中，四位乘客漂浮在太空艙周圍，播放歌曲，創作藝術作品，並與地面控制中心保持聯繫，4米寬的太空艙大約每90分鐘繞地球一周，以每小時28,163公里以上的速度飛行。乘客通過太空艙360度的全景天窗近距離接觸星空，開啟了一場真正的太空旅行。

此後，SpaceX還在創造新的奇迹。2023年4月20日，高達120米的「星艦」 (Starship) ——有史以來最大和最有力的火箭——進行了首次飛行，其設計目的是執行地球軌道上的任務，但在軌道上加注燃料以後，也可以完成地月轉移及直擊火星的任務。該火箭原計劃飛行90分鐘，讓第一級超級重型助推器降落在墨西哥灣，然後航天器將繼續向東飛行，完成對地球的近距離環繞後在夏威夷附近降落。然而，結束的時間比這要早得多：星艦的多個發動機發生故障、失去高度，迫使SpaceX啟動飛行器的飛行終止系統 (FTS)，該系統在發射4分鐘後摧毀了飛行器。

儘管如此，SpaceX仍然宣布這次試飛是成功的，指出星艦很好地離開了地面，最終達到了39公里的最大高度。馬斯克祝賀SpaceX團隊進行了「一次

激動人心的試射」，並表示這為「幾個月後的下次試射」提供了經驗。哈佛—史密森天體物理學中心 (Harvard-Smithsonian Center for Astrophysics) 的天文學家、天體物理學家麥克道爾 (Jonathan McDowell) 認為，這次火箭發射的確是成功的。他說：「這個火箭是全新的設計，確實與過去的飛行器不一樣。」他表示，若取得成功，星艦將徹底改變太空發射，SpaceX「將主宰這個行業」。

所有競爭的背後，是太空飛行的驅動力已從長期以來的大規模政府項目轉向私營企業。航天向私有化的轉變不僅使億萬富翁的公司處於科學成就的最前沿，而且加速了太空旅遊項目的推動，雖然目前這些項目因價格高昂只限於超級富豪俱樂部，但已經有了關於豪華太空酒店的討論。

馬斯克稱探索太空是為了讓人類成為「多行星物種」(multiplanetary species)，並制訂了移民火星的計劃，「以應對最壞情況的發生和人類意識的消亡」^②。這初聽上去的確激動人心。然而，所有關於億萬富翁上太空的新聞同時引發了大量的反感，包括來自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António Guterres) 和威廉王子 (Prince William) 等人的批評。批評者指出，對太空的巨額投入是在地球特別脆弱的時候出現的——新冠疫情仍在造成廣泛的死亡，而歷史性的熱浪促使人們擔心，全球變暖已達危險的新水平。

古特雷斯在2021年9月第76屆聯合國大會上說：「一種疾病正在我們的世界上蔓延：一種不信任的弊病」，並補充說它包括「億萬富翁在太空兜風，而地球上數千萬人在挨餓」。據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 (World Food Programme, WFP) 執行主任比斯利 (David Beasley) 的估計，拯救2021年全球4,100萬注定死於飢餓的人所需要的資金為60億美元 (約為馬斯克當時淨資產的2%)。

相當多的人認為，在氣候變化、大流行、日益擴大的不平等和許多其他日趨嚴重的全球問題中，馬斯克和貝佐斯這些富豪主張人類遠行，不值得信賴。「上太空，拯救人類」的論點，往小說根本難以服人，往大說可能包含別的目的，尤其是在這個特定的時間點：本世紀，我們面臨着無數的生存威脅，這些威脅並不是局部的，而是很容易擴散開來，從生物工程的潛在危害，到錯位的人工智能 (AI)；甚至這類威脅還完全有可能隨着人類的擴張而達到地球之外。從近期來看，引發一場關於極端風險的世界性對話，可能比衝刺火星更具成本效益。

科幻作家克恩 (Sim Kern) 最近的一篇文章捕捉到了這種情緒。他指出，太空可能提供了誘人的救贖和重新開始的理想，但事實上，「無論我們旅行到多少光年之外，都無法將我們的混亂拋之腦後」。而且無論如何，克恩寫道，我們已經有了一個相當不錯的軌道上的定居點：「它是巨大的，大到足以盛下我們所有的朋友和家人。它有極好的重力和輻射屏蔽，給了我們可呼吸的大氣。還有一個幾乎是無限的可再生能源——太陽——在它變得太熱和燒毀我們之前，它應該能讓我們再堅持十億年。」這就是我們的「地球號太空船」：「我們的飛船上有超過800萬種不同的生命形式供我們研究，它們的行為、語言和

智能，我們才剛剛開始了解。這些其他物種的朋友為我們提供空氣、食物、藥物、水過濾——有些甚至為我們唱歌，讓我們的空氣充滿芳香，並使我們的飛船變得驚人的美麗。」^③

所以，為甚麼人類不最終決定忽略太空，轉而專注於地球，用綠色能源、可持續農業等建立一個穩定的社會？至少，讓我們短期內先把地球從洪水、野火和熱浪的困擾中解救出來。問題是，即使到了遙遠的未來，也總有理由不啟動移居太空項目。在地球上，總是會有我們需要解決的緊急問題；還有，等滅絕災難真的到了眼前再準備，肯定就晚了。即使是不同意現在就開啟移居的人，也很難為把它推遲到人類崩潰前的那一刻辯護——那將是一場規模難以想像的災難。

讓人類成為多行星物種是一個偉大的願景，從長遠來看是一件好事，但它可能永遠不會真正成為一件理性的事情，甚至可能會出現一種奇怪的局面：人類命運選擇那些非理性的人來向前邁進；所有的進步都取決於不講常理的人。所以，即便貝佐斯或馬斯克正在做的事情實際上是不合理的，但它可能仍然是一件好事。

無論人們對這一代億萬富翁持有甚麼看法，不可否認的是，他們短時間內在太空旅行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能否把開拓外太空的任務留給後代而不是他們？也許應該這樣做，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的貢獻毫無價值。當然，如果人類真的去建立一個拯救其長期未來的星系文明，它並不需要按照二十一世紀初一兩個億萬富翁的奇思妙想和願望來建造。如果我們不希望太空為少數特定的人的願景所設定，那麼我們也應該提出自己的願景。

(二) 向虛擬世界移民

向內，元宇宙 (metaverse) 被描繪成人類的下一個「棲息地」。在2021年7月底的Facebook財報電話會議上，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扎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 用大量時間闡述了何為「元宇宙」。他說：「這是一個虛擬環境，你可以在數字空間中與人同處。你可以把它看作一個具身的互聯網，你身在其中，而不僅僅是瀏覽。我們相信這將是移動互聯網的後繼者。」

僅僅過了三個月，扎克伯格就邁出了石破天驚的一步：Facebook取「元宇宙」英文單詞的前綴“meta”（源自希臘語，意思是超越），更名“Meta”（全稱Meta Platforms, Inc.）。扎克伯格在10月28日舉行的“Facebook Connect”會議上發表演講稱，「元宇宙是下一個前沿，從現在開始，我們將以元宇宙為先，而不是Facebook優先」。同日，他發表創始人公開信，稱元宇宙「將觸及我們所創造的每一款產品」。

和向外移民一樣，向虛擬世界移民也是一場富人遊戲。科技和視頻遊戲公司，如埃匹克 (Epic Games)、羅布樂思 (Roblox)、迪士尼 (Disney)、微軟

(Microsoft)，當然還有 Meta，正在為這些虛擬世界投資數十億美元。在大流行的年代，在非富人可獲得的現實世界的經驗愈來愈有限的情況下，元宇宙的推銷似乎頗具說服力。但我的猜測是，元宇宙願景之所以激勵扎克伯格這樣的億萬富翁，主要不是因為它所帶來的新的市場機會（這當然是存在的），而是出於個人對打造平行宇宙的興趣——創造一個另類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每個人都必須使用你的貨幣，按你的規則行事，同時身不由己地在其中拼命推廣自己。如此「造世」的想法對有錢人來說，真的擁有巨大吸引力。

在元宇宙話語升溫的同時，2021年也是加密貨幣爆發的一年。非同質化代幣(NFT)在藝術界掀起了一場想像風暴。加密貨幣交易所比特幣基地(Coinbase)登陸納斯達克(Nasdaq)，來自 Decentraland 虛擬世界的貨幣“MANA”在 Coinbase 的排行榜上節節攀升。馬斯克激起、然後又戳破了一個真正瘋狂的比特幣泡沫。扎克伯格計劃發布集中式數字貨幣“Diem”（前稱“Libra”），卻在和監管機構的博弈中失利。雖說 Meta 十分希望為自己的元宇宙創造和管理貨幣，但看來並不容易。

我發現，有趣的是，無論是集權者——權力和影響力可與民族國家相媲美的科技巨頭，還是去中心化的主張者——那些仍然在為我們帶來某種有影響力的亞文化的加密貨幣創新者，都以大致相同的態度看待技術進步的新篇章：逃避現實。

許多科技公司將元宇宙描繪成克服物理世界的社會經濟障礙的一種仁慈方式。扎克伯格就說過：「研究表明，你出生和成長的郵政編碼與你未來的流動性和你的收入高度相關。我認為這與我們這個國家的意識相悖，即人們應該擁有平等的機會。」充滿諷刺的是，其時他領導下的 Facebook 正因壟斷而面臨着美國聯邦政府的分拆要求。換一個角度思考，發展新的虛擬性現實也可能是保護科技巨頭在當前現實中免於失敗的一種方式，尤其是在迫使更多人開展網上生活的大流行中，貝佐斯、蓋茨(Bill Gates)、扎克伯格、佩奇(Larry Page)和馬斯克等人的財富大量增加——隨着元宇宙的發展，它們可能還會進一步增加。

如果我們更憤世嫉俗一點，不妨說，元宇宙讓科技公司躲避了與互聯網，特別是社交媒體相關的負面包袱。觀察家發現，只要能讓技術看起來新鮮、新奇、酷，科技公司就能逃脫監管——起碼可以在政府追趕上來之前，進行幾年的防禦。

元宇宙的流行還有一個非常簡單的原因：它聽起來比「互聯網」更有未來感，讓投資者和媒體人平添興奮。我相信扎克伯格對元宇宙的熱情源於對退出現實空間的渴望。一個在四十歲之前就成為世界第五大富豪的人，他的影響力可能超過了歷史上的許多人，但他卻愈來愈被視為一種威脅。我相信他很可能發現這讓人困惑和沮喪，也許還感到不公平。

現在，我們該稱Facebook公司為Meta了。它將如何「超越」？扎克伯格作為元宇宙的教主，下一步會帶領人類向哪裏去？是黑客帝國式的有着牛肉香味程序的幸福世界嗎？我們眼下尚不清楚，社會技術和創新專家預言中的元宇宙會變成甚麼樣子，它可否成為一個有隱私意識的、去中心化的生態系統，還是注定演變為一場反烏托邦的噩夢？

一說元宇宙，許多人就追溯到斯蒂芬森 (Neal Stephenson) 1992年的小說《雪崩》(Snow Crash)。其實在《雪崩》的世界裏，元宇宙並不被視為特別酷——它成為必要的，是因為現實世界已經變得如此不堪一擊：那是一個貧窮、絕望之地，實際上由企業的特許經營權所統治。《雪崩》中的實際場景是這樣的：在黑色的地面上，在黑色的天空下，就像拉斯維加斯的永夜一樣，斯蒂芬森的元宇宙由「街道」組成，這是一條無垠的大道，其中的建築和標誌代表着「由大公司設計的不同軟件」。這些公司都向一個名為「全球多媒體協議組織」的實體支付其數字房地產的費用。用戶也為訪問付費；那些只能負擔便宜的公共終端的人，在元宇宙中目睹的只是顆粒狀的黑白^④。

2017年6月，斯蒂芬森向《名利場》(Vanity Fair)指出，虛擬現實(VR，又稱「虛擬實境」)而非增強現實(AR，又稱「擴增實境」)技術是實現元宇宙願景的必要條件。如果你在一個AR應用中，你就在你所在的地方。在你的物理環境中，你正常地看到你周圍的一切，但有額外的東西被添加。只有VR才有能力把你帶到一個完全不同的虛構的地方——《雪崩》中元宇宙描述的那種東西。當你進入元宇宙時，你在街上，你在黑太陽裏，你的周圍環境消失了。在書中，主角Hiro住在一個破舊的海運集裝箱裏，但當他去到元宇宙時，他是一個大人物，可以獲得超級高端的房地產^⑤。

難道這就是元宇宙嗎？一個我們通過VR頭盔進入的大型替代性數字模擬環境，在那裏我們可以假裝過上美好的生活，而我們實際上不過是住在「破舊的海運集裝箱」中，任由世界在我們周圍衰敗，就像小說中那樣？

二 未來的兩類人：超人類與後人類

由此看來，對於我們這個星球上的少數頂尖成功者來說，向外星球移民和向虛擬世界移民，其實是一回事。火星上的異世界殖民地，元宇宙的沉浸式空間，都是把科幻化為現實，是溢出無趣的當下社會的超級想像力。然而，火星殖民地也好，元宇宙也罷，從來都不只是關於另類現實的幻想，而是關於權力的幻想。而現在，這些未來空間的開創者擁有追求幻想的資本和權力，他們也正在這麼做。

1958年，在《人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一開篇，阿倫特(Hannah Arendt)就觸及對一個科學大事件的困惑，這個事件就是人造地球衛星被發射

到太空中——它意味着人類太空時代的開端。在阿倫特看來難以理解的是，人們那種想要迫切逃離這個星球本身的欲望。困擾她的問題是，甚麼讓世界變得如此不受歡迎，以至於人類會想逃離他們的家園？阿倫特相信，是我們自己使得世界變得不受歡迎，甚至是無法居住。她寫道^⑥：

地球是人之境況的集中體現，而且我們都知道，地球自然是宇宙中獨一無二的能為人類提供一個棲息地的場所，在這裏人類不借助人造物的幫助，就能毫不費力地行走和呼吸。世界的人造之物把人類存在與一切純粹的動物環境區分開來，但是生命本身是外在於這個人造世界的。使生命也成為「人造的」，旨在切斷這一仍讓人屬於自然母親懷抱的最後紐帶。同樣一種擺脫地球束縛的願望，也體現為從試管中創造出生命的努力，體現為「從其能力已得到證明的人身上取出精子冷凍」，混合後「放在顯微鏡下製造出超人」，並「改變[他們的]體形和功能」的願望中。而且我猜想，擺脫人之境況的心願，也體現在讓人的壽命延長到百歲以上的期望中。

讀到此處，我們忍不住震驚於阿倫特的驚人洞見：她這裏寫的不是「人的境況」(human condition)，而簡直已經直擊了「後人類境況」(post-human condition)。所謂「後人類境況」是說，我們在現代性中所了解的人類境況即將發生重大變化。「超人類主義」和「後人類主義」也許是這條路上最突出的兩個分支。

超人類主義者相信，未來人類將受到科學技術的深刻影響，特別是可以通过克服衰老、認知缺陷、非自願痛苦以及地球對人類的限制等，擴大人類遠未能夠實現的潛力。提高人類能力是超人類主義思考的關鍵概念，而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借助於一系列科技躍進，從再生醫學到納米技術，從延長生命到意識「上傳」，從空間殖民到冷凍起死回生術等。

另一方面，後人類主義可以最簡單地定義為人類和智能技術日益交織在一起的狀態。更具體地說，後人類是人類的一種計劃狀態，在這種狀態下，我們通過「解鎖」信息模式將使我們成為真正的自己——把人類的注意力從我們的外表轉移到那些信息模式上。由此，重點將放在功能而不是形式上：人性將由物種的運行方式(即它是否可以像人類一樣處理信息、有意識、善解人意、智力超卓等)來定義，而不論身體是甚麼樣子的。

在後人類境況中，人與機器將被有效地合併，因為外觀上的差異將毫無意義。正如海爾斯(N. Katherine Hayles)在《我們如何成為後人類：文學、信息科學和控制論中的虛擬身體》(*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中所說的那樣，身體從根本上將成為一種時尚配飾^⑦。而且，愈來愈多的人認為，這也將消除人類與其他物種之間的差異。實際上，這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實現了。一個名為「非人權利項目」

(The Nonhuman Rights Project)的組織近年來為某些大猿家族贏得了法人資格。因此，後人類主義破壞了人類的例外主義。

後人類主義比超人類主義走得更遠，因為它實際上意味着人本主義主題的死亡：構成該主題的是人類的特權地位，即人作為一種特殊、獨立的實體存在，具有使其在宇宙中與眾不同的獨特性——例如，相對於所有其他生物而言，有着獨樹一幟且優越的智力，或者具備與其他動物完全不一樣的關於自由的自然權力。如果今後關注的是所有智力系統的本質，而材料和物體僅僅是承載生命信息的基質，那麼人與智能機器(或任何其他類型的智力系統，如動物)之間就不存在有意義的區別。

總之，超人類主義者試圖無限放大人類的存在，而後人類主義者則致力於完全取代人類的主要價值所在。現在向這兩條路上行進的動力都足夠強大，能力也愈來愈充分，但問題在於，它們是人類可欲的嗎？

1963年，在人類首次太空探險之後不久，在美國太空總署(NASA)計劃發射「阿波羅11號」(Apollo 11)登月之際，阿倫特被問及：「人類對太空的征服是增強還是削減了其存在地位？」，她的回答〈對太空的征服以及人的地位〉(“The Conquest of Space and the Stature of Man”)後來被收錄在《過去與未來之間》(*Between Past and Future: Eight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ought*)一書中^⑧。這篇文章源於《人的境況》一書的前言和後半部分，兩者共同表達了阿倫特關於科學技術如何改變了在現代世界中作為一個人的意義的看法。阿倫特認為，科學技術正在使我們遠離對社會的共同參與；它將大眾連根拔起，並貶低了相互依賴，將愈來愈多的人推入孤獨的地牢。最終，在她看來，科學技術正在創造一種僅僅在勞動和消費中找到滿足感的人。

毫無疑問，對阿倫特來說，人類在今天的兩種移民，都意味着人類的異化：如果我們進入太空並開始控制頭頂上的天空和地球上的人，那麼我們就會變成另一個實體；從地球的「主體」退化為地球的「客體」，而不再是現在這樣偉大、有尊嚴的人類。如果我們在不到一百年裏「生產出的未來人類，似乎擁有一種反抗人類被給定的存在的能力，……只要他願意，他可以換取他自己製造的任何東西」^⑨，那麼人類就會變成「無思想的生物，受任何一個技術上可能的玩意兒的操縱」^⑩。

今天重讀《人的境況》，我們所獲得的最深刻的啟迪在於：無論人類從地球上、從現實中遷往何處，那些地方也仍將是人造星球與人工世界，因為它們將完全由人類設計和建造；也將不會再有「命運」的概念，因為人類將能夠控制一切(前提是機器沒有反叛人類)。這樣一來，人類將破壞自然進程，並能夠避免他們不喜歡的每一件自然事物。在這樣的人工環境中生活，人類將被視為「物」，缺少了人性和多樣化，同時也放棄了我們的塵世性。阿倫特將此總結為「人的地位的喪失」^⑪。

如果真的發生這種情況，那是因為富有的精英將其商業利益偽裝成技術進步，從而引誘我們去夢想那些無法想像的東西。雖然這樣的平行宇宙幻想

很容易引人放縱，但值得於此牢記阿倫特的提醒，這樣我們可能會避免盲目相信的情況；面對在這些嶄新的方向上使用最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我們竟然「未能思考」^⑫。

三 兩組屬性：更加人性，也更加神聖

方興未艾的人工智能為人類的未來增加了更大的變數。已故的物理學家霍金 (Stephen Hawking) 2014年5月曾在英國《獨立報》(*The Independent*) 上聯合刊文，表達對人工智能的擔憂。他寫道：「從短期來看，人工智能的影響取決於誰控制它。但從長期來看，其影響取決於它是否能控制一切。」^⑬

專家預測，聯網的人工智能將提高人類的效率，但也威脅到人類的自主性、代理權和能力。他們談到了廣泛的可能性；在複雜的決策、推理和學習、複雜的數據分析和模式識別、視覺敏銳度、語音識別和語言翻譯等任務上，計算機可能與人類的智力和能力相當，甚至超過人類。他們說，社區、車輛、建築和公共設施、農場和商業流程中的「智能」系統將節省時間、金錢和生命，並為個人提供機會，享受一個更加定制化的未來。然而，大多數專家，無論他們是否看好人工智能的未來前景，都對這些新工具為人之為人的基本要素帶來的長期影響表示擔憂。

人工智能之所以引發深切憂慮，是因為激進主義者相信，機器人的勝利與進化的必要性息息相關。人類作為物種已發展出一種特徵，可以智能地指導進化，這種進化方向本身並沒有最終的生存價值，但卻為替代我們的生命鋪平了道路。不管今天的人類是否願意或能夠將其大腦「下載」到機器之中，在進化的鬥爭中，終會出現所有人類都被智能機器超越的時代。人類文明就此走向終結，並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希望以機器人取代人類生命的人，我們姑且將其稱為「滅絕主義者」，他們顯然是現代科學的奠基思想家培根 (Francis Bacon) 和笛卡爾 (René Descartes) 的後代，認為人類的境況需要改善，而科學只是改善它的工具。笛卡爾二元論 (即認為身、心是各自獨立的現象) 與滅絕主義觀念之間存在着必然聯繫，後者相信我們應該把自己的思想和認同完全從身體上割斷。也許有人會說，現代科學終於顯示出了本來面目：對自然的力量包括對人類生命的新力量，而這種力量意味着可以對人類的一切進行改造、重製和廢除。

這時我們迫切需要告誡自己，科學的部署掌握在社會手中。正如阿倫特在《人的境況》一書中所指出的：科學家告訴我們，未來人類可以給自己隨意改頭換面，「沒有理由懷疑我們實現這種自由交換的能力，正如沒有理由懷疑我們當今有能力破壞地球上的所有有機生命。問題僅僅在於，是否我們真的想在這一方向上使用我們的新科學技術知識，而且這個問題不能由科學手段

來決定，它是首要的政治問題，從而也不能留給職業科學家和職業政治家來回答」^⑭。

我們還可以補充說，人的可能異化，不僅是首要的政治問題，也是首要的倫理問題。華盛頓大學信息學院研究人機交互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的教授弗里德曼 (Batya Friedman) 寫道：「我們的科學和技術能力已經並將繼續遠遠超過我們的道德能力——它也就是我們明智地、人道地使用我們開發的知識和工具的能力……這關係到我們想要生活在甚麼樣的社會中，以及我們如何體驗自身的人性。」^⑮我們想成為甚麼樣的人，我們想要甚麼樣的社會，歸根結底是一個倫理問題。科學研究也證明，道德倫理的理解在人類的大腦中根深蒂固。為此，需要復活倫理推理和辯論。我們需要一種倫理，挑戰市場、官僚機構和科學技術發展的主導邏輯。僅僅因為某些東西可以出售並不意味着它應該被出售，僅僅因為某些東西會被開發並不意味着它應該被開發。在充滿倫理問題的未知領域中，我們會因為過多地將信念投入科技領域而喪失了人性或對人權的信念，因此被蒙蔽雙眼。

二十一世紀下半葉，人類社會將進入機器人時代。也許機器人時代就是人類下一個「新軸心時代」。已經掌握了基因工程、克隆技術 (cloning)、人工智能，並且生活在全世界電腦互聯網之上的新人類，有能力去創造新的道德嗎？除了軸心時代人類創造的基本價值之外，是否還存在着我們不知道的新終極關懷？這些都不是我們可以想像的，或者說，倘若我們不費盡氣力，我們將無法對此進行批判性想像。

對人類境況的反思是軸心時代的根本標誌。在新軸心時代，人類經由技術獲得了某些上帝的特徵。硅谷的「文化教父」布蘭德 (Stewart Brand) 說過一句經典的話：「我們就像神一樣，最好擅長這工作。」(We are as Gods and might as well get good at it.) 這讓我想起巴西哲學家、法學家兼政治家昂格爾 (Roberto M. Unger) 有關「未來的宗教」的洞察。昂格爾認為，可以歸於神聖的屬性的東西有兩組：第一組屬性包括超限，即克服既有秩序對洞察力、經驗和願景的限制；繁殖力，指我們在生命中所做的事情、所造的事物的活力、多樣性和範圍；以及自發性，意味着將過去對未來的影響予以削弱，也就是減少我們經驗中的路徑依賴，能夠讓自己和他人被驚豔。第二組屬性則是永恆、全知、完整^⑯。在第一組屬性的意義上，我們可以使自己更像上帝，然而，我們不能成為上帝；第二組屬性則不僅永遠超出我們能力所及的範圍，而且與我們的人性不相容。我們的自我轉化就是要增加我們在第一組屬性中的份額，同時避免任何去擁有或模仿第二組屬性的努力。

我們不能渴望永恆，因為我們是凡人；我們不能渴望無所不知，因為我們毫無根基；我們不能渴望完整，因為我們是無法滿足的。我們所有的活動都在一個有限的世界中進行，我們在這個世界中享受有限的能力。因為我們是凡人，所以我們努力超越有限的環境；因為我們不全知，我們才能獲

得生活的智慧，才能避免認知傲慢；因為我們不完整，所以我們要和他人連接，通過愛與合作生活在世上。而所有這一切，將使我們更加人性，也更加神聖。

註釋

① 本文主要觀點來自筆者所著的三部新書，分別是胡泳：《媒介：回歸與創新》（河南：鄭州大學出版社，2023）；《後人類的後真相》（河南：鄭州大學出版社，2023）；《全球開放互聯網的歧途》（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23）。

② Ashlee Vance, "Elon Musk's Space Dream Almost Killed Tesla" (14 May 2015), www.bloomberg.com/graphics/2015-elon-musk-spacex/?src=longreads.

③ Sim Kem, "Jeff Bezos Is Sending Us All a Frightening Message with His Colonial Space Flight", *The Independent*, 19 July 2021, www.independent.co.uk/voices/bezos-musk-branson-space-billionaires-b1886741.html.

④ Neal Stephenson, *Snow Crash*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2).

⑤ Joanna Robinson, "The Sci-Fi Guru Who Predicted Google Earth Explains Silicon Valley's Latest Obsession", *Vanity Fair*, 23 June 2017, www.vanityfair.com/news/2017/06/neal-stephenson-metaverse-snow-crash-silicon-valley-virtual-reality.

⑥⑨⑩⑭ 阿倫特 (Hannah Arendt) 著，王寅麗譯：《人的境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頁2；2；3；2。

⑦ N. Katherine Hayles,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5.

⑧⑪ Hannah Arendt, "The Conquest of Space and the Stature of Man", 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Eight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ought*, new & enl. ed.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68), 265-80. 原書於1961年出版，參見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Six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61)。

⑫ 「未能思考」(failed to think)是阿倫特1963年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的一個說法，在阿倫特看來，納粹德國高官艾希曼(Adolf Eichmann)受到譴責是合理的，因為他未能以本質上的人類方式進行思考。參見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Penguin, 1994)。

⑬ Stephen Hawking et al., "Stephen Hawking: 'Transcendence Looks at the Im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But Are We Taking AI Seriously Enough?'" , *The Independent*, 1 May 2014, www.independent.co.uk/news/science/stephen-hawking-transcendence-looks-at-the-implications-of-artificial-intelligence-but-are-we-taking-ai-seriously-enough-9313474.html.

⑮ 參見Janna Anderson and Lee Raini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Future of Humans" (10 December 2018), www.pewresearch.org/internet/2018/12/10/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the-future-of-humans/。

⑯ Roberto M. Unger, *The Religion of the Fu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